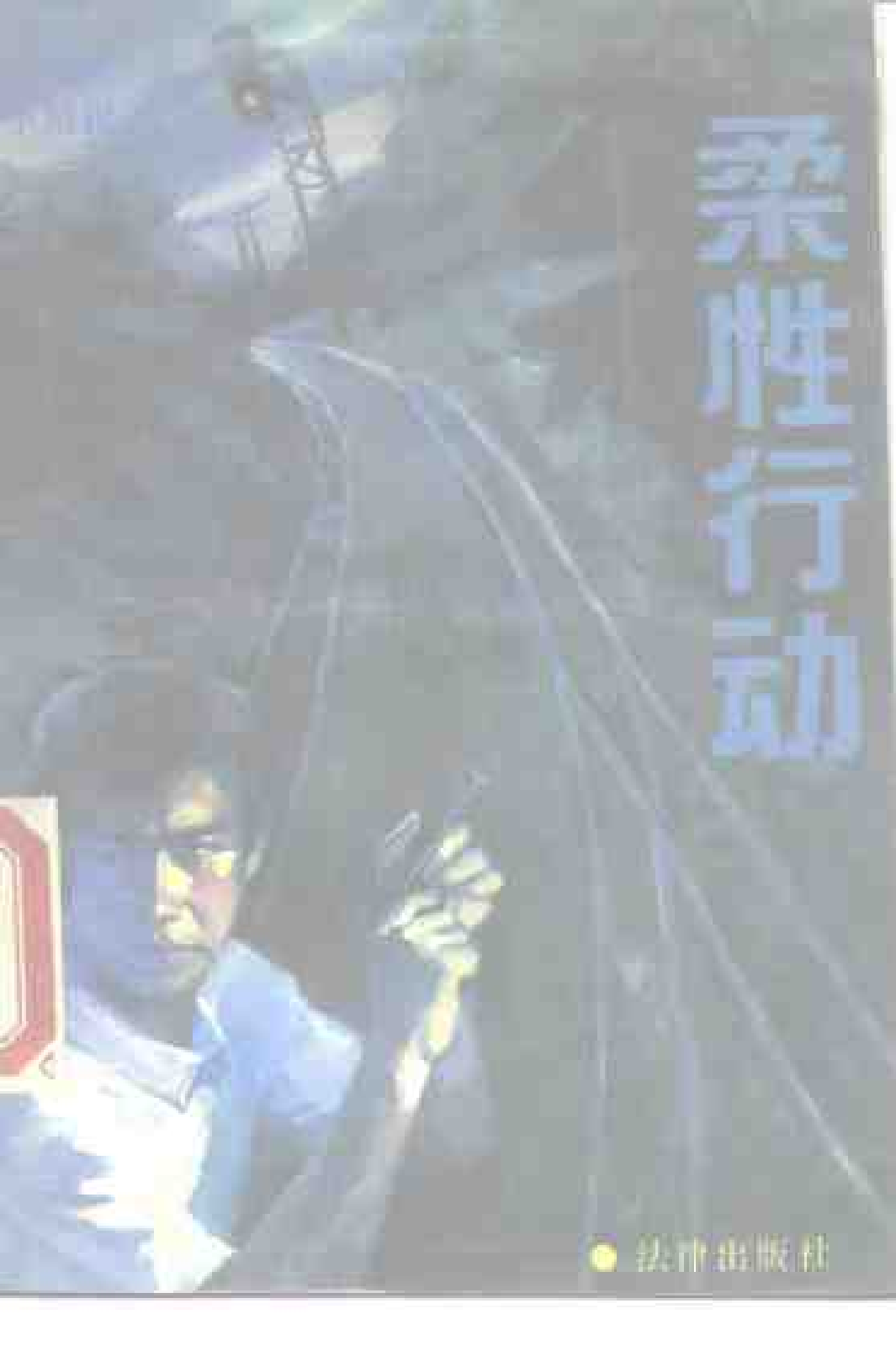


# 柔性行动



● 法律出版社

# 柔性行动

● 邢凤藻 李绍银 著

ROUXING XINGDONG

柔 性 行 动

邢凤藻 李绍银 著

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

一二〇二工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5 印张96,000字

1989年9月第一版 1989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10,000

ISBN 7-5036-0514-6/I·48

定价2.35 元

## 內容提要

園林深处的一声震耳欲聳的爆炸声中，一对正在林中幽会的情侶倒在了血泊之中，是谁导致这场悲剧，他们到底是想炸谁？于是，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拉开了帷幕，偵破与反偵破，破坏与反破坏，竭尽脑力心智，要尽妙腕绝招，一层层伪装脱掉，一步步舍命逼去，美女和金钱也颓然败下，敌我双方都拿出了看家本领。故事惊心动魄，情节曲折诱人，读来令人不忍释手。这部小说是作者根据一则真案虚构而成。读罢此书，您能了解另一面世界的人生角逐。

“吱……，吱……，注意，开始柔性行动！注意，开始柔性行动！……”

这是一座小小的海滨城市的一个极不寻常的夜晚。

虽然，这奇怪的电波只有几秒钟，但市公安局破译室已敏锐地扑捉住了这无形的信息。局长曹坚命令破译室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破译任务。

这奇怪电波一消失便万般寂静。

## 二

就在发现异常电波的第二天深夜，在一个僻静的园林深处，突然响起了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，一对正在林中幽会的情侣，倒在了血泊之中。

公安局长曹坚接到报告以后，立刻指示刑警队奔赴现场，勘查破案。

刑警队长杨林带领侦查员王平、杜玲玲和法医、法警分别乘两辆跨斗摩托，赶到出事地点。

附近的大中华机械厂的保卫科的同志也来到现场。

夜幕漆黑。现场静谧。人们在走动，低语。

杨林问：“情况怎么样？”

一个民警回答：“一对青年被炸了，一死一伤。”

这时，杨林看见大中华机械厂保卫干事李勇走过来，便说：“老李，你来得正好，请谈谈情况吧。”

李勇还没来得及回话，那位民警先说了话：“被炸的女青年就是大中华机械厂的工人，老李已经认出了她……”

李勇也说：“我正在会议室看电视，听到消息就跑来了。”

杨林说：“那个女青年在你们厂干什么工作？”

李勇说：“劳保仓库材料员。”

杨林看了看现场：被炸男青年当场死亡。女青年身受重

伤，已送医院抢救。潮湿的土地上，留下些杂乱脚印。

杨林看了现场的情况之后，问：“现场动了没有？”

李勇说：“除了送受重伤的女青年去医院抢救之外，其它任何东西我都没让动。”

杨林转身对王平和杜玲玲说：“你们立即到医院搞询问笔录，详细记录被害人提供的情况。”

王平和杜玲玲转身跨上摩托车，疾驰而去。

杨林和法医带着勘查工具，走到死者身边。

法医打开特制的照明设备。雪白的灯光下，死者的尸体仰面躺着。四周零乱地散落着几块模糊的碎肉。一只残破的断手孤零零地抛在一旁。死者的衣服上，浸透着片片血污。那张毫无血色的脸上充满痛苦的神情。两只混浊的眼睛瞪着天空。

闪光灯闪过之后，杨林和法医开始检查死者身上可提取的任何物品。

### 三

一份现场勘查结果报告放到了曹坚的办公桌上：

被害人：仲健华，男，二十七岁，本市危险品仓库的计划的。一九八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晚九时十五分，被一枚小型炸弹击毙。

被炸部位：左手炸飞，左胸中弹，左心房动脉切断，左膝被炸面积长达十七厘米，宽达十二厘米，当场死亡。

被害人：苏敏，女，二十五岁，仲健华的女友，大中华机械厂劳保仓库材料员。与仲健华同时被炸。

被炸部位：腰部右侧中弹片二枚，右乳房中弹片三枚，右手臂及下额被弹片划伤，现已送医院抢救。

曹坚在办公室里来回踱着步。他的眉头紧锁：难道这个凶杀案与昨天那个代号“响尾蛇”的秘密电台有联系吗？



## 四

“飞碟……”

“夜来香……”

“响尾蛇……”

这同时出现在铁岭、广州、秦皇岛的电波又预示着什么？

一列从铁岭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风驰电掣般地运行着。吴子东靠着车窗而坐，悠闲地喝着茶水。他今年五十一岁，头发齐刷刷地梳向脑后。此刻，他没有浏览车窗外的田园风光，却把头仰起来，犀利的目光似乎要把什么东西看穿。那个雷雨之夜，铁岭发现“飞碟”电波之后，一片森林燃起了大火。奉公安部的命令，他乘直升飞机飞往现场。火势很猛，现场范围很大，没有勘查出什么结果。由于当地军民全体出动，又使用了现代化的灭火工具，才控制了火势的蔓延。这时，吴子东又接到了上级的指示，要他立即奔赴秦皇岛。

## 五

曹坚彻夜无眠，他正等待着有关这次凶杀案的消息。也许是职业的习惯，一有重大案情发生，他可以几天不睡。

有脚步声传来。接着，门开了。他见是杨林和李勇，寒暄几句之后，三人便入了座。

杨林说：“这个案子很复杂呀！”

曹坚问：“怎么见得？”

杨林说：“案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搞清楚，不好轻易下结论。可是，我从被勘查的现场上，发现疑点很多。如果说是情杀案，一般都是男方使用暴力，而这个案子，却是男的被炸死。假设有第三者作案，可从爆炸的方位看，爆炸物是带在死者身上的。如果说是自杀，那么为什么死者在死之前几分钟，确切一点说是前一秒钟，还在谈情说爱呢？”

李勇接着说：“这事出在仲健华和苏敏身上，我觉得很突然。苏敏是我厂的职工，表现很好。仲健华呢，虽不是我厂的人，可我跟他也很熟。挺不错的一个小伙子嘛！苏敏原来有过一个男朋友，叫张香山，在无线电厂工作，对她很痴心。在她和仲健华恋爱以后，张香山曾多次找仲健华谈过话……”

杨林说：“被害人苏敏提供的情况很可能给案情指出关键性的线索。”

“我们一起去看看苏敏吧。”曹坚站起身说。

## 六

苏敏苍白的脸上缠满绷带。曹坚、杨林、李勇和王平、杜玲玲坐在她的床前，听着她吃力地叙述着事情的经过……

昨天他们约定，晚上七点半在鲁迅公园会面。晚饭后，两个人如约来到了公园门口。灯光下，苏敏发现仲健华脸色阴沉。本来他们是来商量“十一”结婚的一些事的，可他情绪低落，苏敏也就没再提结婚的事了。

仲健华的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，他曾不只一次地因为结婚缺钱唉声叹气。苏敏想他可能又是为了这个。沉默了片刻，就用劝解的口气温存地说：“钱的问题，我想也不必为难。有了多花，没有少花，我嫁给你人，又不是嫁给你钱。愁啥！”

“亏你说得出口！我五尺高的汉子，别人会怎么说我？！再说……”

苏敏见他发火，也就闭口不语了。就这样，他们默默地坐在一起。过了好一阵，仲健华才轻轻地抚摸着苏敏的肩膀，叫着她的名字，象是有什么事要对她讲。可他踌躇了一下，却一字没说。苏敏轻声地问：“小华，你今天是怎么的啦？心事重重的。难道你还有瞒着我的事？”

仲健华看着苏敏那两只忽闪忽闪的大眼睛，鼓起勇气说：“我想……”

可他想干什么呢？再没有说下去，只是迷惘地望着夜空，轻轻摇头。

苏敏有些生气地将身子扭向一边，不再理他。仲健华见苏敏不悦的样子，突然，便笑笑说：“看，这有啥气好生！我想……我是想和朋友做一笔生意。噢！就是给人家做外活，活做成了可以赚一大笔钱。那时，咱们就什么都……都有了！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虽然脸上仍在微笑，但脸色却异常苍白，神态也似有反常。苏敏断定他心中一定有难事，就反复地用温馨的话语劝解他不要为了钱去干违心的事，可他却反复地重复着一句话：“我已经应下了人家，钱马上就可以到手，不干怎么行？！”

苏敏望着他那痴呆的样子，意识到这笔钱的来路可能不正当，于是说道：“我可把话说在前头，我要你的人，可不是要你的钱！如果你的钱来得不干净，那我宁愿不结婚！”

仲健华一看苏敏真的生气了，定了定神，口气也软了下来：“看你说的，我还不是为了你，为了我们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吗？你放心吧！我不过是给人家多卖点儿力气，劳动所得，堂堂正正，有什么不干净的……”

听了他这样说，苏敏才稍稍放心。忽然，他看看表说：“哎呀，到点了！我得赶紧回去……”

“怎么？还有事？——”苏敏奇怪地问。

“哦，还忘告诉你，今天朋友来，还要跟我商量给人家干活的事。我……我先回去了！”

他们走出公园，仲健华骑自行车说：“明天晚上还在这里见面。记住，七点半。”

苏敏见他没有回家而是拐了个弯直奔他单位的方向去，心头猛地一惊，他说家里有事，可为什么不回家？这么晚，他到单位干什么？莫非是去偷……，苏敏产生了疑心。于是，苏敏蹬上车，绕近道去他们仓库大门等待。果然他来了。苏敏喊了声，“健华！”他看见苏敏在那里吃了一惊，跳下了自行车，急忙问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苏敏气愤地说：“你不是说回家吗？到仓库干什么？”仲健华这时有些着急地说：“哎呀！你不要管嘛！我不是告诉你要跟朋友商量做外活的事吗！”苏敏说：“骗人！”说完扭头就走了。仲健华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又抬手看了看表，骑车去追她。当又回到鲁迅公园门口时，他挡住了她的去路，连哄带劝的把她拉下车。他们存了车，又进了鲁迅公园。苏敏真生气了，气得直流眼泪。他拉着苏敏的双手安慰苏敏，仲健华在苏敏的追逼下，正要出去干什么，“轰！”地一声爆炸，她就什么也不知道了……

苏敏忍着伤痛、流着泪，详细地叙述着事情的经过。

## 七

回到局里，曹坚又向王平和杜玲玲询问了一下他们所掌握的情况，就和杨林、李勇一起翻阅着有关的询问笔录。

“下一步我们怎么办？”王平急切地问。

没等曹坚回答，杨林插进话来：“仲健华为什么在出事之前，非往危险品仓库赶？他要去干什么？这是应该马上弄清的问题。”

“对！”李勇接着说，“我认为，仲健华去仓库的目的应该搞清楚，另外，究竟苏敏交过几个男朋友？也应该立即查清。尤其那个在无线电厂工作的张香山，更应该注意。如果他是做案者，现在肯定还在行动。”

曹坚听着杨林和李勇的见解不住地点着头说：“好！我看是不是这样，李勇同志，你对厂里的情况熟，是不是配合我们局里的同志，马上深入工厂、居民区，对和苏敏、仲健华来往的人搞一番调查，尽快拿出材料来。另外，危险品仓库要立即检查，仲健华值班室的遗留物品，也要检查。任何可疑迹象都不要放过。现场要保护好，杨林！”

“有！”

曹坚望着杨林和王平、杜玲玲命令道：“马上行动！”

“是！”

一阵摩托车、吉普车的嗡嗡声在公安局大院里响了起来。

杨林和李勇他们走了不久，一封由省局转发的公安部的电报，由秘书送到了曹坚手里。曹坚展开一看，只见上写：

“……在四化的进程中，我战斗在保卫祖国第一线的公安战士，应把周围发生的任何案件与敌人对我进行的‘柔性行动’计划，联系起来分析……”

“‘柔性行动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？”曹坚拿着电报反复地思索着。

“仲健华……危险品仓库……”曹坚思忖着：“是啊！……上级的指示很及时。这个案子的确不那么简单。这个案子不但要和危险品仓库联系起来，而且还要考虑是否与前几天那奇怪的电波有关系。应该立即成立专案组，这个案子要快立、快破。”曹坚走上阳台，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的夜景。

突然，一道汽车灯光迅速地划向公安局的大门口。他知道，这是杨林他们回来了。他急忙迎上前去。

“说说看，怎么样？”

杨林进门后，把怀中一台盒式录音机轻轻地放在桌子上，又习惯地端起曹坚的杯子喝了两口水，骂道：“他娘的！找到了，定时炸弹！在仲健华的备用品箱子里藏着的。”

曹坚的眼睛一亮，走到桌子旁边看着这件爆炸物，问：“怎么？‘松下’机壳作伪装，还是外国货！”说完便在办公室里来回地踱着步子。

“这是‘柔性行动’吗？……”曹坚思索着，将炸弹交给王平，命令道：“送交技术科，拆卸解剖，要作出结论，搞清楚是哪国货。”

“还有一个重要问题。”杨林继续汇报说，“当我们穿过危险品仓库大门时，我突然回忆起被害人苏敏讲的，他们曾在大门前徘徊。我叫司机停了车，又仔细观察了一下现场。”

“有新的情况？”

“有！”

在场的人听到有新的情况，都聚拢过来，凝神细听。

杨林随手拿起了台历上的一支红蓝铅笔，在一张白纸上边画边说：“你们看，这是危险品仓库的简图，这是大门。昨天晚上九点以前，仲健华和苏敏曾经徘徊在这块地方，并在右侧稍停片刻，这是他们的脚印。由于仓库的周围是一条环形水沟，所以土地既潮湿又松软，直到现在，他们的脚印依然清晰可见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仓库大门的右侧，大约二十一、二米靠墙的地方，同时发现了一串解放鞋的脚印。从脚印的清晰度及干湿度和被踩倒青草的倾斜度来看，这个人活动的时间也是在昨晚八点左右。脚印的印迹清楚地表明，他在这个不足十几米长的地段，已徘徊了三个来回，说明这不是过路人。再说，这个地方也没有路。这双脚印我已经派人前去提取，根据这脚印，我判断，仲健华的行动不是孤立的。”

“嗯？”曹坚等杨林把话讲完，用手点着杨林画的那张简图说：“这说明，我们的对手不一般。一刻也不能拖延，专案组要马上成立。争取在短时间内，打它一个漂亮仗。”



## 八

第二天黎明，红日刚刚在海平线上露出一丝玫瑰色，公安人员便出动了。杨林带着刑警队员王平、陈家奇和警犬训练员林云牵着一名叫做“皇冠”的警犬，一起直奔危险品仓库大门勘查现场。

来到现场后，训练员林云伏在“皇冠”耳边小声地命令了几句，“皇冠”的精神立刻紧张起来。林云指着仓库大门右侧的那双解放鞋脚印冲“皇冠”打了一个口哨。“皇冠”“嗖”地一声窜上前去，“呼哧呼哧”地在脚印上嗅了起来。几分钟过后，“皇冠”抬头看了看林云，示意它已经完全掌握了这脚印的气味，安静地坐在地上用前腿支起身子，静等着主人的下一步指示。

林云又打了一声口哨。“皇冠”从嗓子里哼了一声，便顺着那双脚印，嗅闻着离开了原地，朝东南方向追踪而去。大路上，又干又硬的土路上已经看不出脚印的痕迹了，可是，“皇冠”靠自己高度灵敏的嗅觉一刻不停地朝前走去。一直走了二公里零七百二十米，最后来到了大中华机械厂。这时天已经大亮，街上的行人陆续多了起来。林云恐怕过往行人杂乱的脚印破坏掉跟踪，又冲“皇冠”打了一个奇怪的口哨，“皇冠”的动作更加急促了。它低着头来到大中华机械厂的小门，冲着这道小铁门“汪汪”叫了两声。